大莊嚴法門經卷上 亦名文殊師利神通力住不名勝金色光明經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衆五百人大菩薩衆八千人俱尒時王舍城中有婬女女名勝金色光明德彼女宿世善根因緣形貌端正衆相具足身真金色光明照曜容儀媚麗世所希有神慧聰敏辯才無导音辭清妙深遠柔軟言常含笑語无盻瞻顧眄進止容豫安詳隨所在處或行或住或坐或卧地皆金色光明照曜所著衣服青黃赤白亦皆金色時王舍城一切人衆或是王子或大臣子或長者子或豪富子見者貪染繫心愛著情無捨離是金色女或在聚落或在街巷或在市肆或在河岸或在園林所遊之處若男若女童男童女皆悉隨從觀无厭足復於異日有長者子名上威德為欲樂故多與財寶共相要契乘駟馬車其車紝以金銀琉璃摩尼真珠上妙衆寶嚴飾莊校建立寶幢微妙幡蓋寶座華香塗香末香如是種種和合勝香以用塗薰以瞻蔔華而為瓔珞莊嚴其身同載寶車於寶車前種種伎樂歌舞作倡於其車後復持種種甘美飲食衣服卧具次第隨從往詣園林尒時大衆若男若女童男童女皆悉隨逐左右觀看

尒時文殊師利童子從禪定起於一切衆生起大悲心而作是念何等衆生於大乘中堪受教化何等衆生應以神通而受教化何等衆生應以過去業緣而受教化何等衆生應聞正法而受教化作是念已見金色女與長者子同載寶車欲詣園林見已即觀根性老別老別觀已作是念言此女過去善業因緣堪受教化若聞我法即能信受尒時文殊師利以神通力身放光明映蔽日光悉不復現何況餘光時文殊師利所著衣服面各光照滿一由旬令彼多衆皆悉覩見復以種種衆寶瓔珞天冠髻印莊嚴其身欲令見者心生貪樂作是事已往詣女所當路而住光照女身及長

者子駟馬寶車所有光明皆悉闇蔽猶如聚墨比於真金無有光明彼金色女見文殊師利衆寶莊嚴衣服淨潔光明遠照謂是天童自於己身及長者子而生鄙惡不復愛樂於文殊身及以衣服起貪著心默自念言我當就彼共為婚媾從心欲樂求索彼衣作是念時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叱沙門王化為人像從空而下立於女前而語之言汝今不應於彼人所生貪欲心何以故彼人清淨無貪欲故金色女言此是何人叱沙門言此是文殊師利童子菩薩金色女言云何名菩薩願善說之為是天耶為是夜叉為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為是帝釋為是梵天為是四天王天耶叱沙門言非天非夜叉非乾闥婆非阿脩羅非迦樓羅非緊那羅非摩睺羅伽亦非帝釋亦非梵天亦非四天王天如是等輩悉非菩薩言菩薩者一切衆生隨所願求悉能滿足不生慳恡是名菩薩時勝金色女即作是念如所說者我今乞求

必定應得即便下車向文殊師利所到已白言文殊師利願能施我所著衣裳文殊師利言妹汝若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與汝衣女言文殊師利何者名為菩提心耶文殊師利言汝身即是菩提女言云何我身即是菩提願重廣說令我得解於是女人說偈讚曰

文殊久發菩提願　今可施我身上衣
若不能施非菩薩　猶如枯河而無水

尒時文殊師利說偈答言

汝若能發菩提心　我當隨願施汝衣
若有堅固菩提者　一切天人皆供養

尒時勝金色女復以偈問

菩提有何義　菩提從誰得　菩提誰能與　菩提何行成

尒時文殊師利語金色女言於今現在有佛号釋迦牟尼多他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彼佛所說身及菩提皆悉平等於意云何汝身有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不是女過去善根因緣聞此語已即得法光得法光已白文殊言如是如是我今此身有五陰

十二入十八界文殊師利言於汝意云何色可覺可知不女言不也不可覺不可知文殊師利言菩提亦如是不可覺不可知如是受想行識平等故菩提亦平等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文殊師利言於汝意云何受想行識可覺可知不女言不也不可覺不可知文殊師利言菩提亦如是不可覺知如是受想行識平等故菩提亦平等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文殊師利言菩提亦如是不可得說如是色平等故菩提亦平等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文殊師利言受想行識可說在此在彼在內在外在中間不可說青黃赤白頗梨雜色不女言不也如色不可說乃至受想行識亦不可說文殊師利言菩提亦如是不可說如是受想行識平等故菩提平等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復次五陰如幻體性不實顛倒故生菩提亦如幻體性不實以顛倒故世俗說生如是幻平等故五陰平等幻平等故菩提平等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復次五陰如夢體性不生菩提亦如是體性不生如是夢平等故五陰平等夢平等故菩提平等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復次五陰如陽炎以業緣故生菩提亦如陽炎無業无報如是陽炎平等故五陰平等陽炎平等故菩提平等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復次五陰如鏡中像體性空無不去不來菩提亦如是無去无來如是鏡像平等故五陰平等鏡像平等故菩提平等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復次五陰但是假名菩提亦如是但是假名如是五陰平等故菩提平等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復次五陰無有作者離作者義是菩提五陰無體性離體性義是菩提五陰不生離生義是菩提五陰無常離

常義是菩提五陰無樂離樂義是菩提五陰無清淨離清淨義是菩提五陰無我離我義是菩提五陰不清淨離清淨義是菩提五陰無取離取義是菩提五陰無家離家義是菩提五陰無去來無去來義是菩提五陰聖人法論菩提亦聖人法論如是論非論法五陰體性如來一切覺故是名菩提如是五陰體性即是菩提體性菩提體性即是一切諸佛體性如汝身中五陰體性即是一切諸佛體性諸佛體性即是一切衆生五陰體性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復次覺五陰者名覺菩提何以故非離五陰佛得菩提非離菩提佛覺五陰此方便知一切衆生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復次四大法生所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而此地界非我非衆生非壽命非補沙非富伽羅地界平等是菩提過去無取故水界平等是菩提體性不生故火界平等是菩提體性不可覺故風界平等是菩提體性不可見故地界體性如來覺故得菩提如是水界火界風界如來覺故得菩提覺地性者是名菩提如是能覺水火風等是名菩提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復次地界不知水水界不知火火界不知風如是諸界無名不可說者是名菩提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復次汝身眼法生不如是耳鼻舌身意生不妹此中眼空眼空體性即是菩提如是耳鼻舌身意空意空體性即是菩提

復次若眼體性空色不可說色空體性即是菩提如是耳鼻舌身意體性空一切法不可說法空體性即是菩提

復次眼不取色菩提亦如眼不取色如是耳鼻舌身意不取塵香味觸法菩提亦如是不取一切法如是眼識界色界中不住眼識色界菩提中亦不住耳識界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法界中不住如是意識法界菩提中不住眼識界菩提界無二无別乃至意識界菩提界無二無別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復次覺眼者是名菩提如是覺耳鼻舌身意者是名菩提眼體性空能覺如是體性空者即是菩提耳鼻舌身意體性空能覺知者即是菩提復次眼體性不貪不瞋不癡離貪瞋癡即是菩提如是耳鼻舌身意體性不貪不瞋不癡離貪瞋癡即是菩提眼無主者無取者菩提亦无主者無取者如是耳鼻舌身意亦無主者无取者菩提亦無主者无取者眼中無男法女法亦非男非女如是菩提中無男法女法亦非男非女耳鼻舌身意中無男法女法耳鼻舌身意亦非男非女如是菩提中無男法女法菩提亦非男非女復次眼色如如來覺此如故名為菩提如是意法如如來覺此如如故名為菩提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

復次汝身無我无衆生無壽命无補沙無富伽羅無人无摩納摩無作者無受者無見者无聞者無嗅者无味者無觸者無知者彼菩提亦无我無

衆生無壽命無補沙無富伽羅无人無摩納摩無作者无受者無見者無聞者无嗅者無味者無觸者无知者是故說一切法不可知即是菩提

復次此身無知无覺無作猶如草木石壁若內地界若外地界名地體性此地界性如來般若智力覺已是故我說洗身即是菩提

復次妹如汝心意和合思量分別此心意思量分別無覺无知不在皮膚不在筋血不在骨髓不在毳毛不在指爪不在內外不在眼耳鼻舌身意非住非不住不定住非不定住非此住非彼住非色不可見不可捉無障导無分別不可執不和合非衆離衆清淨寂清淨光明照曜彼心意思量分別不與煩惱和合亦非清淨何以故體性淨故不與煩惱和合不和合故清淨光明又彼光明無身无身故不與煩惱和合亦非清淨如是陰界入體性即是菩提菩提體性即是陰界入是故汝身陰界入性是名菩提何以故非離彼故名為菩提離陰

界入事中菩提不可得覺陰界入即是菩提是故我說一切法平等覺此名菩提

尒時文殊師利童子說此法已時虛空中五百諸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隨從勝金色光明德女若男若女童男童女二百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六十天人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時勝金色女踊躍歡喜心得清淨五體投地礼文殊師利足作如是言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歸三寶已受梵行五戒受戒法已至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既發心已白文殊言我今得聞如是法教為一切衆生得安隱故起慈悲心為不斷佛種故至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文殊師利為我說此菩提之法我當順行亦當廣為一切衆生說如是法文殊師利如是佛法寂滅大寂滅我不知故隨惡覺觀起顛倒心執於身見自貪著身復令他貪我今至心清淨懺悔一切罪業如文殊師利所說貪寂滅法一切和合法亦

如是寂滅若有衆生不知此法起貪著者我能令彼遠離貪著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一切煩惱猶如死人但以顛倒妄想故生若無顛倒諸妄想者煩惱則滅我今得聞文殊師利所說法要知一切煩惱猶如雲霧體性不實煩惱如電一念不住煩惱如風體性不生煩惱如空中畫不可見故煩惱如畫水隨畫隨滅故煩惱如夜叉鬼生惡覺故煩惱如熱病狂妄語故煩惱體性无惡覺生故煩惱雜捨我我所執故無物妄取客塵煩惱妄生故煩惱隨想現惡覺觀取故煩惱如眼見種種境起故煩惱體無盡猶心濁生故煩惱體性无和合緣生故煩惱如園聚陰入界合故煩惱不可識無名色故煩惱不可知無善覺故煩惱如種子能生菩提故何以故要因煩惱能滿菩提故

文殊師利菩提者如金剛擬衆生煩惱不能動故又菩提者如金剛跡一切煩惱不能破故何以故法界方便不可壞故文殊師利見煩惱者名為

菩提何以故一切境界順菩提故如是菩提無有住處一切煩惱亦無住處何以故生即滅故文殊師利如心體性不可說示亦不可說在此在彼貪瞋癡體性亦復如是菩薩如是知煩惱故於多貪衆生多瞋衆生多癡衆生善能教化然不為彼衆生惱亂乃至教化等分衆生亦不惱亂文殊師利如我貪瞋癡一切衆生貪瞋癡亦復如是如我煩惱當知一切衆生煩惱亦復如是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猛火於一切草木不生恐怖如是智慧行菩薩於諸煩惱不生恐怖譬如日輪不與闇住如是智慧行菩薩不與惑住譬如大風諸山樹木無能障导如是智慧行菩薩一切世間煩惱境界无能障导譬如虛空刼火不燒如是智慧行菩薩諸煩惱火亦不能燒譬如有寶名曰鐵受不住不淨隨所止處一切清淨如是智慧行菩薩於一切煩惱亦復不住譬如虛空不與地合如是智慧行菩薩不與煩惱諸結和合如鐵

圍山風不能動如是智慧行菩薩一切煩惱所不能動譬如倉鵝水乳和合唯嗉於乳而不取水如是智慧行菩薩雖與一切煩惱和合而但取智不取煩惱如聲單越國男女和合恣諳樹下若非親者樹枝垂下陰覆其身菩薩如是於根未熟衆生智不垂化復次文殊師利我今於此一切煩惱不生驚怖何以故以知一切煩惱性故善披菩薩無畏鎧故譬如健人臨陣不怖若生恐懼則非健人菩薩亦尒於諸煩惱而生恐怖則非菩薩又如有人入陣相擊不能勝他反為他害不名健兒若諸菩薩而為煩惱之所害者不名菩薩文殊師利如淨水珠投之濁水水則清淨而不為彼濁水所汙菩薩雖與煩惱和合不為煩惱之所染汙

尒時勝金色女說是語已問文殊師利言云何菩薩能離煩惱文殊答言若有菩薩知煩惱生知煩惱滅是則不名離煩惱者譬如明燈能滅諸闇若與闇俱不名為燈如是菩薩見煩

惱生見煩惱滅則不得名離煩惱菩薩復次離煩惱菩薩不見煩惱不見清淨非見非不見離心意識者名離煩惱於彼彼處心有分別乃至念退屏者是名不離煩惱何以故或心或心數生攀緣罪福故此攀緣者名一切作行若作行已是為流轉若流轉法名實流轉一切流轉名為煩惱

復次和合者名為煩惱何者和合眼與色和合耳與聲和合鼻與香和合舌與味和合身與觸和合意與法和合三時與煩惱和合何以故見得三時出沒相者名為煩惱離惡見者名離煩惱離心行者名離煩惱无功用者名離煩惱離數量者名離煩惱若有菩薩自離煩惱復令他離為辟一切衆生縛故勤行精進如來說此名離煩惱精進菩薩時勝金色女問文殊師利言何者名為軍勝精進菩薩文殊師利言若有菩薩不證空法於身見衆生悲心不捨不證無相於惡見衆生悲心不捨不證無願於願行衆生悲心不捨不證無作法於作行

衆生悲心不捨不證無生法於生老死衆生悲心不捨不證無出法於生滅衆生悲心不捨不證聲聞辟支佛果住菩薩位於一切衆生悲心不捨是名最勝精進菩薩辟如大海易入難出何以故無善方便故如是聲聞緣覺入空無相无作法中無方便故不能自出最勝精進菩薩有方便故能入能出辟如有人入陣鬪戰身無傷損而能免出是最為難如是菩薩入空無相无願三解脫門有方便故則能免出是則名為菩薩方便

勝金色女問文殊師利言云何名為菩薩方便文殊師利言方便有二種一者不捨生死二者不住涅槃復有二種一者空門二者悉見門復有二種一者無相門二者相覺觀門復有二種一者無願門二者願生門復有二種一者无作門二者種善根行門復有二種一者無生門二者示生門復有二種一者无出門二者陰入界門復有二種一者寂滅門二者出生門復有二種一者定門二者教化門復有二種一者法界門二者護正法門復有二種一者聲聞門二者深心菩提行門復有二種一者辟支佛門二者四無导門若有菩薩於如是等二種法門為他示現無所執著於一切法門亦復如是是名方便復有二種門一者貪門二者離貪門復有二種一者瞋門二者離瞋門復有二門一者癡門二者離癡門復有二門一者煩惱門二者離煩惱門復有二種一者一切生門二者離生門此名菩薩方便門復有二種一者一切凡夫行門二者一切學無學聲聞辟支佛菩薩如來門若能知此二種門者是名菩薩最勝方便

大莊嚴法門經卷上

三寶感應要略錄一卷 一張 朝

大莊嚴法門經卷上 終

大莊嚴法門經卷下 亦名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經 亦名勝金光明經

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世尊與侍者阿難在耆闍崛山頂大經行處遥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善說菩薩最勝精進方便法門如汝所說讚此語時其聲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地六種震動是時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帝釋天王大梵天王四天大王皆悉尋聲同詣佛所恭敬礼足却住一面俱白佛言世尊向聞如來讚善哉聲遍大千界地皆震動未審如來讚歎誰耶尒時世尊告諸大衆我向讚歎文殊師利是時大衆復白佛言世尊文殊師利今在何處佛言在王舍城東門路上共金色女為諸大衆敷演妙法汝等若欲樂聞法者宜可往彼是時一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帝釋天王大梵天王四天大王聞佛教已俱詣文殊師利所各現自

身殊勝光明而天妙華遍王舍城及諸大衆尒時一切人天大衆皆得相見無有障导時王舍城一切人民見諸天衆及見妙華皆共相隨往文殊師利所尒時阿闍世王以大威德莊嚴四兵及後宮婇女亦皆往詣文殊師利所是時城中一切王子大臣長者居士子等見金色女心住寂滅皆捨深心五根清淨具諸憙愧无復煩惱時文殊師利見此大衆於金色女無染心已問金色女言汝今煩惱置在何處令諸王子乃至居士子等不生染心金色女言一切煩惱及衆生煩惱皆住智慧解脫之岸如如法界平等法中彼諸煩惱非有生非有滅亦不安置我如是知如是正見煩惱體性文殊師利語金色女言何者是煩惱體性金色女言諸惡覺觀是煩惱體性不淨攀緣故煩惱則生清淨覺觀故煩惱如客是故煩惱不與空智和合不與無相无願和合如大毒蛇眼視人時人便消滅若有智人持阿伽陀藥往彼蛇所蛇聞藥氣即便

失毒乃至童子種種觸惱不能為害文殊師利我於昔時惡覺觀故顛倒心生為煩惱火之所焚燒愛著自身不知此身如沫如炎如幻如化如於夢中受五欲樂如蜜塗刀愚者貪味不覺傷舌又如草露見日便消不知諸行無常迅速不知五陰一向常苦不知自身性不清淨不知一切法離我我所種種老別不知自無所見令他闇蔽不知自縛復令他縛我未聞法於此諸法不得解脫我今聞法得智慧已於諸煩惱而得解脫是故一切衆生於我身所不生貪心文殊師利譬如光明不與闇住如是離貪心者煩惱不住尒時金色女對文殊師利說是法已白文殊師利言一切天人大衆雲集唯願慈悲具說法力開示人天令知一切煩惱體性知體性已於諸衆生起憐愍心為諸衆生得安隱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文殊師利復作是言此煩惱體性難信難解何以故此煩惱性即是菩提故譬如火未出時不能燒薪如是

不生煩惱於流轉中不受生死如火出已即能燒薪惡覺生者流轉生死譬如火燒大積草木火勢難滅如是惡見毒心與煩惱合於三界中熾然常燒無有休息譬如无薪火不得然如是遠離惡見煩惱不生三界譬如火然設百千歲無有利益亦不增多煩惱熾火亦復如是至百千年無所利益亦不增多譬如火滅不至方所如是智慧滅諸煩惱亦復如是不至方所譬如猛火無能入者如是自性清淨客塵煩惱生而不能染尒時文殊師利問金色女言云何見身金色女言如見水中月又問云何見五陰女言如見佛所化人又問云何見十八界女言如見劫火燒諸世界又問云何見十二入女言如不作業行又問云何見四衆女言如見上虛空又問云何觀自身金色女言知從父母和合而生又問云何見我身女言如盲人見色又問汝今聽此法耶金色女言如幻人聽法又問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耶金色女言我已

發心不復更發又問汝行檀那波羅
蜜耶女言煩惱中不行亦不捨又問
汝滿尸波羅蜜耶女言滿如虛空滿
又問汝修羼提波羅蜜耶女言已修
如一切衆生不生不出又問汝發毗
梨耶波羅蜜耶女言已發如一切法
不可得又問汝住禪波羅蜜耶女言
已住如法界中住又問汝滿般若波
羅蜜耶女言已滿云何滿不增不減
方便智故又問汝修慈耶女言已修
如一切衆生不生又問菩薩大悲當
於何求女言於一切衆生煩惱中求
何以故若衆生無煩惱者菩薩不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文殊師利
言喜心當於何求女言於衆勝信清
淨菩提喜心中求文殊師利言菩薩
捨心云何滿女言捨離一切衆生閻
諍是名為滿遠離一切諸法諍論是
故名滿文殊師利言云何名諍論女
言若菩薩自言我當捨離一切煩惱
度脫一切衆生是名諍論文殊師利
又言與誰諍論女言一切外道又問
誰是外道女言於他邪說隨順忍受

是名外道復次菩薩忍心從何而生
女言從一切衆生惱亂中生何以故
若不惱亂忍心不生故若菩薩受諸
衆生呵罵打辱其心如地不起怨恨
是名為忍文殊師利言云何瞋恨女
言瞋恨者能滅百劫所作善業是名
瞋恨又問云何非瞋恨女言若於一
切煩惱境中無所障导名无瞋恨文
殊師利言菩薩於諍論中云何能勝
女言菩薩於一切法無所分別亦无
所得是名為勝文殊復言云何菩薩
遠離魔怨女言菩薩雖現行魔業無
所染者是則名為遠離魔怨何以故
菩薩雖現五陰煩惱不與五陰煩惱
和合體性無染故菩薩雖亦生死教
化衆生知一切法無去来故雖為衆
生說天魔道於一切智中自身遠離
我我所故文殊問言菩薩云何教化
衆生女言當修方便般若波羅蜜能
教化故文殊又言菩薩云何安住一
切衆生女言如菩薩自住智中一切
衆生亦如是住文殊師利言女子一
切大衆聞汝說法心生愛樂恭敬於

汝女言文殊師利不應如是恭敬供
養如是供養者不名供養何以故若
見自身他身及見有法而可說者不
名供養若不見自身他身及有法者
是名供養如是無聞无著是名聽法
亦名供養文殊師利言云何法供養
女言若觀身如夢說者如幻所聞法
如響如是信已不作二種解脫是名
法供養文殊問言云何聽法女言如
說修行是名聽法是金色女以文殊
師利童子神通力故又以自身過去
善根智慧力故於彼衆中如法說法
尒時金色女說此法時衆中有億千
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
過去深種善根諸天人衆其數五百
得無生法忍三万三千天人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勝金色女淨心歡喜得
順法忍得順忍已礼文殊師利足自
於已身深生慙愧作如是言我於正
法猶如死人唯願慈愍聽我出家文
殊師利言善薩出家者非以自身剃
鬚名為出家何以故若能發大精進
為除一切衆生煩惱是名善薩出家

非以自身披著染衣名為出家勤斷衆生三毒染心是名出家非自持戒行名為出家能令毀禁安住淨戒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為出家能於女色生死流轉以慧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非以自身守護律儀名為出家若能廣起四无量心安置衆生是名出家非以自身修行善法名為出家能令衆生增益善根是名出家非以自身得入涅槃名為出家為欲安置一切衆生入大涅槃是為出家非以自身除煩惱故名為出家勤斷一切衆生煩惱名為出家非以自能將護身心名為出家將護一切衆生名為出家非以自解身心縛故名為出家為解一切衆生身心縛故名為出家非以自身於生死怖畏得解脫故名為出家能除一切衆生生死怖畏令得脫者名為出家非以自樂涅槃名為出家勤行精進為令衆生滿足一切佛法故名為出家文殊師利言女子夫出家者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名為出家出家者

不見一切衆生惡亦不取相名為出家出家者不舉他罪有慙愧者教令懺悔是名出家女子出家者難名為屬他菩薩不亦身心自在無繫屬故女言云何出家名為屬他文殊師利言屬戒者名為出家破戒者不名出家屬三昧者名為出家亂心者不名出家屬智慧者名為出家愚癡者不名出家屬解脫者名為出家離解脫者不名出家女子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名不屬他文殊師利言菩薩內自證法不從他學名不屬他何以故菩薩於一切智即自開解故亦時文殊師利說此出家法已五百菩薩心生歡喜即脫身上衣服瓔珞奉文殊師利讚言善哉善哉快說此法我當修行亦時文殊師利語金色女言汝可上車教化威德長者子若能教化此長者子即名出家亦時文殊師利說此語時一切大衆咸生疑惟各作是念今此女人已離貪欲何故乃遣共貪者俱亦時金色女知諸大衆心生疑已語大衆言離貪菩薩雖復常

與貪者共俱以教化故遠離惡名菩薩自離瞋癡雖與共俱以教化故亦無惡名菩薩自離煩惱雖與煩惱者俱以教化故遠離惡名譬如母子共俱常無貪染離貪菩薩亦復如是與貪者俱常無貪染譬如黃門與女人俱亦無貪染如是菩薩遠離三界雖行欲界而無欲心時金色女諦知生死煩惱惡法住離欲際得離欲光明除欲闇冥礼文殊師利足礼足已右遶三匝臨欲上車而說偈言

我今上車離三毒　遠離瞋恚有慈心
我貪覺觀已清淨　我昔有貪心迷醉
猶如大雲覆大地　彼光不去亦不來
如是衆生煩惱覆　彼智不來亦不去
亦復非從餘處來　淨覺觀故煩惱滅
亦復不生亦不滅　如是法味甚清淨
體性清淨无貪染　無復愚癡得智慧
今當上車詣林去　號著財色不覺知
日光不出不照曜　大雲覆故隱不現
清淨大智不光明　知煩惱已智光出
惡覺觀故煩惱生　名色不取亦不捨
亦不興他他不取　猶如燈然滅除闇

彼閻不去亦不來 如是智慧離煩惱
煩惱不去亦不來 亦復不生亦不滅
猶如良醫療衆病 但除客病病不生
而不治彼地水風 如是文殊勝醫王
治諸衆生煩惱病 智慧因緣無煩惱
煩惱不去法不失 而我此身有五陰
亦復具有諸界入 我於前者離煩惱
今皆遠離得清淨

時文殊師利於大衆中說法教化已大衆歡喜文殊師利讚言善哉善哉至心聽法既讚歎已於大衆中作如是言我今日要至如來所汝等大衆若欲聽法當往佛所說此語已文殊師利及諸大衆各還所止尒時勝金色女與八十從女前後圍遶共長者子同載寶車往詣園林既到林所種種莊嚴寶幢憧幡蓋香華瓔珞百寶香爐遍林樹間為欲樂故作倡伎樂歌儛戲笑又設種種甘美飲食尒時勝金色女以頭扰彼上威德長者子膝上而瞋即以神力於其卧處現為死相膖脹臭爛難可附近須臾腹破肝腸剖裂五藏露現臭穢可惡大小便

道流溢不淨眼耳鼻中及諸身分一切毛孔膿血交橫口出惡氣膖穢臭處薰遍林間髑髏骨破腦出流散支節塗漫青蠅妄食蛆虫蠢動種種穢惡不可稱說時長者子見此死屍生大恐怖身毛皆竪而作是念我今於此無救無依遍觀四方無歸依處倍增怖畏發大怖聲彼長者子二因緣故生大怖畏一者昔所未見如是怖事是故生怖二者大衆知我與彼同來在此而今忽死謂我故殺恐阿闍世王不鑒此理橫見加戮是故怖畏時長者子獨於此林不見一人復作是念我今怖畏諸沙門婆羅門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誰能救者彼長者子過去善根雖熟以不聞見文殊師利共金色女所說法故文殊師利即以神力令諸樹林悲說偈言

一切法體性 如長者所見 三界悉虛妄
如幻皆不實 皮覆惡不淨 凡夫無著耻
惡覺因緣故 妄想生貪著 譬如滿瓶糞
外假畫莊嚴 愚癡不知故 取瓶頭戴行

墮地即便破 不淨皆充滿 種種臭難近
心悔求捨離 如是諸凡夫 橫分別女色
見長短赤白 惡覺故愛染 若見身實性
汝身亦如是 誰有實見人 於臭屍生著
汝今不應怖 此法體性空 一切非真實
汝先所貪著 云何今怖畏 導師釋迦文
能施汝安樂 說法中最勝 說諸欲无常
譬如雲霧電 五欲誰不實 智者誰貪著
猶如風鼓水 能令起泡沫 彼中無實作
因緣合故生 如是名色法 亦無有實作
藉力故不失 諸法和合生 本所見妙色
於今何處去 此惡色何來 而生大怖畏
是法不住方 亦不餘處來 不去至未來
集起故可見 彼中無作者 亦无實受者
離於作受法 如幻空無實 汝於他人身
不應生怖畏 若能自觀察 汝身亦如是
如夢中欲樂 踊躍大歡喜 癡人著欲樂
如夢等無異 汝怖無能除 亦無安慰者
汝今應速往 如來大師所 汝之大怖畏
非父母眷屬 知識能救者 唯有佛世尊
能拔其根本 能施畏無畏 及護無護者
汝宜歸依佛 亦歸勝法僧 若有天龍等
歸依於彼者 怖畏皆解脫 速得天人身

尒時長者子上威德聞此偈已心大歡喜踊躍無量深自慶幸捨棄死屍從林而出尒時佛在耆闍崛山頂知長者子善根成熟堪受教化放大光明其光遍照摩伽陀國時長者子於光明中遥見佛身猶如日出大衆圍遶而為說法見是事已一心念佛忽然復見七寶階道周匝欄楯至於佛所又見妙華遍布街道時長者子尋路欲往始發足時釋提桓因即遮前路當道而立作如是言汝長者子欲往見佛獲大善利佛亦愍汝我當與汝俱詣佛所時長者子即共帝釋往至佛所到佛所已時天帝釋即以衣裓曡陁羅華與長者子教令散佛時長者子受天華已發歡喜心以散佛上頭面作礼右遶三匝於一面立而白佛言我今至心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歸依已作如是言以此善根種種功德願於来世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白佛言世尊此金色女衆所知識我為欲樂與彼財寶將向林所共相娛樂至彼林中枕我膝

卧奄忽而死卒便爛壞臭穢可畏所將眷屬悉捨我去無有見者恐阿闍世王知此女死謂我殺害橫加刑戮是故我今生大怖畏尒時佛告長者子言汝莫憂怖我當施汝一切無畏汝長者子歸依佛者於一切處無所怖畏又復告言汝當放捨怖畏因緣時長者子白佛言一切怖畏從何而生佛言貪瞋癡因緣故怖畏生身見因緣故怖畏生惡見因緣故怖畏生渴愛因緣故怖畏生我所因緣故怖畏生執著因緣故怖畏生鬪諍因緣故怖畏生自身愛縛因緣故怖畏生於無常中生常想故怖畏生於苦法中生樂想故怖畏生於不淨中生淨想故怖畏生於無我中生我想故怖畏生執著五陰因緣故怖畏生不觀十二入故怖畏生不觀十八界故怖畏生不見未来恶故怖畏生不觀內外身因緣故怖畏生愛壽命因緣故怖畏生長者子如是等因緣故一切怖畏生如是等事汝當放捨又復告言汝見此女身種種恶事不長者

子言唯然世尊我今已見佛言如是一切諸法無常敗壞苦空不實但是虚誑愚癡不知業緣生故如幻不實離色相故如夢喜樂無實樂故如熱時炎非水水想故亦如水光影發照壁水動則動無来去故如鏡中像業力生故如水中月水靜則現无来去故如響從聲生不可說實故如影不可作故如幻體性空故如風性不可捉故如是一切法虚假不實不增不減故如是長者子當知一切法無主無作無有執者汝先欲覺今何所在長者子言此中所見長短好色恶覺因緣凡夫貪著於聖法中無如是事聖人法中但是不淨如實見故離恶覺故貪瞋癡盡故佛言善哉善哉長者子見貪性故離恶覺觀離恶覺故貪瞋癡盡是故汝當生清淨心修方便行於一切境起智慧縁離自身見及他身見長者子言菩薩云何生清淨心行智慧行佛言長者子菩薩當於貪體性中求於菩提如是瞋癡體性中求於菩提亦於一切煩惱體性

中求於菩提如是貪瞋癡等一切煩惱性空無物菩薩則於一切法中智慧行生是故長者子彼貪瞋癡性无有根本亦無住處亦无主者亦無作者內外清淨空無所有无我無衆生無壽命離富伽羅無相離惡覺觀故無願離渴愛取故如是貪瞋癡體性無生故菩薩於一切法中智慧行生復次長者子清淨攀緣方便行菩薩於一切生心法中悉有菩提何以故若彼心無色離色離分別體性如幻故此內外不相續者是名菩提復次長者子菩薩不應覺於餘事但覺自心何以故覺自心者即覺一切衆生心故若自心清淨即是一切衆生心清淨故如自心體性即是一切衆生心體性如自心離垢即是一切衆生心離垢如自心離貪即是一切衆生心離瞋如自心離癡即是一切衆生心離癡如自心離煩惱即是一切衆生心離煩惱作此覺者名一切智智覺如是清淨攀緣方便行菩薩能知

煩惱體性染一切衆生心若有說言客塵煩惱相續染心者菩薩見法方便於彼衆生善能教化无所惱亂若彼衆生覺客塵煩惱亦不能染佛說此法已長者子得順法忍時勝金色女知長者子受教化已莊嚴五百馬車前後圍遶種種音樂皆悉作唱來詣佛所到已下車頭面三礼右遶三匝却住一面

尒時文殊師利童子問長者子言汝識此妹不長者子言我今實識文殊師利言汝云何識時長者子即向文殊而說偈言

見色如水沫　諸受悉如泡　觀想同陽炎
如是我識彼　見行如芭蕉　知識猶如幻
女名假施設　如是我識彼　身無覺如木
亦如草瓦礫　心則不可見　如是我識彼
非我非衆生　非壽富伽羅　十八界相續
如是我識彼　彼中非貪瞋　亦復非愚癡
非染非清淨　如是我識彼　諸凡夫如醉
顛倒生惡覺　智者所不染　如是我識彼
如彼林中屍　臭爛惡不淨　身體性如是
如是我識彼　過去本不滅　未來亦不生

現在不暫住　如是我識彼　文殊當善聽
彼恩難可報　我本多貪欲　見不淨解脫
彼身實不死　為化我現死　愍衆故示現
誰見不發心　如是貪瞋癡　及一切煩惱
如是體性法　善哉甚微妙

尒時如來即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照已還從頂入尒時阿難見斯光已即從坐起偏袒右肩頂礼佛足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讚言善哉世尊以何因緣示現微笑諸佛如來多他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非無因緣而現微笑佛告阿難汝見是金色女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佛告阿難此金色女文殊師利已於過去教化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今復更於文殊師利所聞說正法得順法忍佛告阿難汝見此上威德長者子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佛言阿難此長者子我於過去已曾教化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今於我所聞說正法得順法忍阿難此勝金色女於當來世過九十百千劫當得作佛号曰寶光多他

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壽命無量其佛世界名寶德剎劫名樂生彼女當來得成佛時其國衆生衣服飲食壽命身色悉如忉利諸天王等無有異彼佛世界無有聲聞及辟支佛純一大乘諸菩薩寶彼寶光如來成佛之時此長者子得菩薩身名曰德光持佛法藏寶光如來所說法藏皆悉受持寶光如來臨涅槃時與德光菩薩授菩提記告諸大衆我滅度後我法滅已此德光菩薩當得作佛号曰寶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尒時如來授二人記已是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滿十方一切世界說此授記法時八千人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尒時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佛言此經名大莊嚴法門如是受持亦名文殊師利神通奮迅力經亦名勝金色光明德女教化經說此經已長老阿難勝金色女及長者子文殊師利天人阿修羅等一切

大衆歡喜奉行

大莊嚴法門經卷下

壬寅歲高麗國奉藏都監奉
勅雕造